

安倍执政后期的“印太构想” 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汪 婉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多来，已由“大写意”构想迈向“工笔画”实践的新阶段。尽管中国始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美国仍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并从戒备升级为阻挠。日本态度的变化则意味深长，从漠不关心到以“印太战略”抗衡，直至表明“印太构想”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共存，提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其转变既有中日关系转圜的大背景，亦出于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其实际利益的审慎研判。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的关键时期，需要在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扎实研究日本“印太构想”的“脱战略”过程，“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构想”共存的可能性，以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前景等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印太战略” “印太构想” 第三方市场合作 中日关系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统称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伊始，这份倡议并未引起日方重视。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的“六廊六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条主线路，“一带一路”倡议最初的设想中都不包含日本。从政治关系上看，2013年是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关系极度恶化时期，甚至有擦枪走

汪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火的危险,遑论在“一带一路”倡议层面进行合作。日本学术界和经济界的最初认识也相对滞后,大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地缘范围模糊、看不出具体框架和计划、理念和内容都很粗线条的“构想”。2015年12月,中国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包括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在内的57国加入并成为创始成员国,随后短时间内亚投行成员国增加到93个。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亚投行是国际开发银行,与“一带一路”建设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亚投行的顺利发展成为日本越来越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

随着“一带一路”从“愿景”逐渐变为现实,且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双边合作文件不断增加,形成了合作框架,具有明确的法律含义,西方开始认真考虑“一带一路”究竟是基于传统国际经济和规则的自由贸易,还是与现存规则相对立的体系,或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秩序?美国开始伙同盟友挤压“一带一路”建设,指责中国实施“债务陷阱外交”。2016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Abe Shinzo)提出“印太战略”,声称要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海洋秩序”,要与价值观相同的印太地区各国联手加强安全合作,并且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步改善,日本政府在2018年11月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安倍首相欢迎李克强总理访日致辞中表示日中关系要从竞争转向协调,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印太战略”转变为“印太构想”体现了日本政府从“竞争战略”转向“协调战略”的姿态。¹这使日本的“印太构想”与美国强调军事安全的“印太战略”拉开了距离,至少在表面上弱化了地缘政治的竞争色彩,强调从经济共建角度与中国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一些日本学者提出探讨“印太构想”和“一带一路”倡议共存的可能性。²目前,中国学术界尚未对此开展深入研究,对“印太构想”大多持批判观点,甚至对其试图加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之辞也持谨慎判断的态度。³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政策指向十分清晰,“中国从拥抱全球化的角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⁴中国和日本作为全球化进程的支持者,在维护自由开放、多边主义等国际秩序原则方面拥有广泛利益和共同立场。中国政府的政策行动也十分迅速,2018年中日达成第三市场合作协议,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开展第三方

1 [日]神谷万丈『『競争戦略』のための『協力戦略』——日本の『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構想)の複合的構造——』, <http://ssdpaki.la.coocan.jp/proposals/26.html>, 2020年4月16日登录。

2 [日]高原明生:《对日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第20—21页。[日]田中明彦:《国际大变局下的日中合作——兼谈日美贸易摩擦的启示》,《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第19页。

3 卢昊:《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1—23页;孟晓旭:《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24—51页。

4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杭州),《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03版。

市场合作的前列。由此也可看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和包容。

日本提出“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四项标准,作为参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前提条件。¹对此中方做出了很好的回应。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构想”能否避免地缘政治上的对立,更多从经济共建的角度进行合作,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失为一个探索模式。

2019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强调,要“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 and 标准实施”,“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²这成为“一带一路”迈向“工笔画”阶段的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构想”能否避免地缘政治上的对立,更多从经济共建的角度进行合作,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失为一个探索模式。双方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扎实推进,为中日关系的长期发展积累信任、夯实基础。

一、以“印太战略”抗衡“一带一路”

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对外政策上先后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印太战略”。针对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安倍首相在2016年8月于肯尼亚举办的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上,先于美、印、澳等国,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他在主旨演讲中称:“日本对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汇负有责任,不允许以实力相威胁,坚持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要使连接亚非两大陆的海洋成为和平、基于规则之海。要把根植于亚洲的民主主义、法治和市场经济传播到整个非洲。”³

日本外务省对“印太战略”有如下表述:(1)通过维护作为印太和平与稳定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普及和强化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基本价值观。(2)通过改善“物”“人员”“制度”三大连接,追求经济繁荣。“物的连接”指高质量的基础建设;“人员的连接”主要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和友好往来;“制度连接”指通过经济伙伴合作协定(EPA)/自由贸易协定(FTA),形成合作和共同的规则。(3)通过提高海上执法能力、人道主义支援、救灾等活动维护和

1「日中第三国市場協力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日本首相官邸、2018年10月26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1026daisangoku.html, 2020年4月16日登录。

2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4月26日,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4/27/c_138014578.htm, 2020年4月16日登录。

3「TICAD VI(第6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開会セッション 安倍総理基調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16年8月27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827opening.html, 2020年4月16日登录。

平与稳定。¹ 上述内容被称为“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Nakanishi Hiroshi)指出,“印太战略”的形成主要针对不断崛起的中国。中国提出“海洋强国论”,不断增强军事力量,在非洲获取资源,提出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都与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相冲突。²

日美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维护基于法治的地区秩序和海洋航行自由,推进地区和各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合作等方面观点基本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1月访问东亚时,对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表示赞同,并宣称此战略是美国政府新的亚太战略。2017年12月,美国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扩大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试图打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反的世界。2018年1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目的是弱化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中国利用掠夺性经济手段威胁邻国、在南海发展军事力量等,是为了重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秩序,为中国谋求利益。美国副总统彭斯称,美将继续在印度太平洋全域内主张本国的利益。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美国将在印度到萨摩亚群岛的整个地区内,同与本国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加强联系。³ 2018年5月,美国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改组为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此基础上,日美联合印度、澳大利亚共同构成了“印太战略”的核心四国。

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政府还一直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2015年5月,日本发布《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投资亚洲的未来》,承诺在未来5年提供1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相比之前五年提高了30%,恰好超过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法定资本金。⁴

2016年5月,日本在G7峰会上主导制定了所谓“伊势志摩原则”,即援助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向全球呼吁“高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性。2016年9月,日本在G20杭州峰会上再次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并在2019年6月举行的G20大阪峰会上将其作为优先议题。日

1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日本外務省、2019年11月、<https://www.mofa.go.jp/mofaj/>。外務省已于2019年1月、11月更新网页内容。

2 [日]中西宽「日本外交における『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外交』第52巻、2018年11-12月、16—18頁。

3 参见 Mike Pence,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2020年4月20日登录。

4 日本外務省、財務省、経済産業省、国土交通省「質の高いインフラ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へアジアの未来への投資へ」、日本外務省、2015年5月21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12659.pdf>, 2020年4月16日登录。

本对欧洲的新亚洲战略中基础设施投资各项原则亦有所呼应。

二、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

2017年前后,随着中日关系逐步改善,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判断是否参加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日本政府仓促设立专家咨询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掌握中国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动向,判断“一带一路”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位置;二是分析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方式等;三是站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立场上分析该倡议的意义和面临的问题。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Kawashima Shin)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虽然是对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周边外交为基础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新探索,但是尚处于摸索阶段,内涵含混不清,实践中错误不断。当“一带一路”进入“精准投资”阶段,将面临国内财政难题。¹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中居良文(Nakai Yoshifumi)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对抗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中国把TPP视为美国拉拢亚太国家对中国实施围堵的手段。但是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退出TPP,“一带一路”倡议在战略上的意义相对减弱,在经济上的意义上升。2014年以前“一带一路”的摊子铺得太大,沿线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些国家信用很低、腐败蔓延、国内政治不稳定,任何项目在如此恶劣的营商环境中都难以为继。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2015年以后开始筛选投资对象。中居良文还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历史上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贸易体制记忆犹新,不同的是,现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在安全防卫上大多依靠美国,而在经济上正逐渐向依赖中国的方向发展。²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Marukawa Tomoo)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进出口贸易额、对内对外直接投资、购买力平价等,证明中国经济正在不断赶超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也不断加深。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严重依赖对华出口原材料和原产品,导致自身发展水平难以提高。中国与“一带一

1 [日]川岛真「中国の对外政策と一带一路構想」、ジェトロ・アジア経済研究所『一带一路』構想と中国の对外政策の新展開分科会2、2017年9月27日, https://www.ide.go.jp/library/Japanese/Research/Project/2017/pdf/2017110002_0927.pdf, 2019年7月10日登录。

2 [日]中居良文「『一带一路』構想の含意:アメリカのグローバルリーダーシップをめぐる」、ジェトロ・アジア経済研究所『一带一路』構想と中国の对外政策の新展開分科会2、2017年7月25日, https://www.ide.go.jp/library/Japanese/Research/Project/2017/pdf/2017110002_0725.pdf, 2019年7月10日登录。

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将再现世界经济的“中心”与“边缘”结构。¹ 更多观点则认为,中日两国实力已经发生逆转,面对日益“大国化”的近邻中国,日本必须从长计议本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大势所趋。

2017年5月,安倍首相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Nikai Toshihiro)率政府代表团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转交日本首相安倍的亲笔信。习近平主席接见二阶俊博时表示,“中日两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是中日两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的平台”。² 同年6月,安倍在东京举办的第23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发表演讲称,“今年欧亚大陆出现跨时代的变化,中国的货运列车首次跨越英法海底隧道,将义乌和英国连接在一起。‘一带一路’是一个连接大洋东西和周边地区的极具潜力的构想,期待‘一带一路’构想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他表示日本将会与中国合作,但需基于一定条件,包括“一带一路”应当与自由、公正的环太平洋经济区和睦相处,应当采用更为开放、透明、公正的基建投标方式,有关项目应当具有债务可持续性。³ 同年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安倍首相向习近平主席表示,“‘一带一路’是具有潜力的构想,日本希望支持与合作”。⁴ 同年11月,在越南岘港召开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再次会晤,确定了两国合作的方针。与此同时,李克强总理与安倍首相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就中日两国加强经济交流,在第三方市场加强中日民间经济合作达成一致。⁵ 至此,安倍政府至少在表面上改变了以“印太战略”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姿态。2017年12月4日,安倍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办的“日中企业家及前高官对话会”上再次强调,“围绕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在坚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同时,可以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大力合作,期待双方经济界的深度融合成为日中关系改善的巨大动力”。⁶ 此后,安倍首相在多个场合公开宣

1 [日]丸川知雄「再現される世界経済の中心・周辺構造——中国と『一带一路沿線国』との貿易関係」、ジェトロ・アジア経済研究所『「一带一路」構想と中国の対外政策の新展開分科会2、2017年12月14日, https://www.ide.go.jp/library/Japanese/Research/Project/2017/pdf/2017110002_1214_02.pdf, 2019年7月10日登录。

2 《习近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新华网,2017年5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6/c_1120980107.htm, 2020年5月20日登录。

3 「第23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晚餐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日本首相官邸、2017年6月5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605speech.html, 2020年4月10日登录。

4 「日中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2017年7月8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3121.html, 2020年4月10日登录。《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2日, <http://data.people.com.cn/rmr/20171112/2>, 2019年12月10日登录。

5 《李克强会见韩国总统、越南总理、日本首相、新西兰总理、柬埔寨首相》,中国政府网,2017年11月14日, http://www.gov.cn/premier/2017-11/14/content_5239530.htm, 2020年5月20日登录。

6 「第3回『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対話』を開催」、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週刊経団連タイムス』第3344号、2018年1月1日, https://www.keidanren.or.jp/journal/times/2018/0101_01.html, 2020年4月10日登录。

称，日中双方在第三国开展经济合作不仅对两国有益，更能为对象国的发展带来益处。

安倍首相积极表态后，日本政府就本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在第三方国家共同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强化其立场，包括重申项目在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开放性、透明性、债务国债务的可维持性等四个条件。2017年11月，日本首相官邸及外务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及国土交通省四部门，共同完成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方针，其中指出为推动日中两国民营企业的商务合作，可以率先在节能环保、亚欧物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时隔8年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共同签署《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同年10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之际，安倍首相作为日本政府首脑时隔7年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共同召开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指出：“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会给中日合作带来更广阔的空间。中日在第三方市场不搞‘恶性竞争’，而要更大发挥互补优势，更大拓展互补空间，在第三方市场实现互补共赢合作。”安倍首相称，日方愿同中方一同遵循开放透明和市场化原则，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符合东道国需求和国际标准的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双赢和多赢。¹中日两国企业共

安倍政府以支持“一带一路”为改善中日关系的推手，显现出首相官邸主导、日本政府推动、社会各界提高关注、认知逐渐发生变化的过程。

签订52份合作备忘录，总额超过180亿美元。以此为契机，中日在东南亚、南亚、欧亚大陆的第三方合作逐步展开。

综上所述，首脑外交引领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发生了较为迅速的转变。在日本方面，安倍政府确实有把支持“一带一路”作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抓手的考虑，在首相官邸主导、日本政府推动下，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关注度迅速提高，且认知逐渐发生变化。

三、“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构想”能否共存

随着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印太构想”取代“印太战略”，其遏制中国的色彩至少在表面上有所淡化。一般认为，日本“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的指向性明显，但是从10年前日本首次提出“两洋交汇”“印太”概念，到2016年提出“印太战略”，2018年改为“印太构想”，直至2019年安倍首相及日本外务省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政策宣示，日本关于“印太”政策的

1 《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李克强和安倍都说了什么》，中国政府网，2018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0/27/content_5335045.htm，2020年04月16日登录。

具体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日本学者甚至称之为“脱战略”,¹ 引发激烈争论。

(一) 日本政府“印太”政策内涵的变化

在此有必要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印太”概念进行追溯。安倍在第一次内阁时期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政策。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交汇”概念,称“太平洋和印度洋作为自由之海、繁荣之海正在交汇,将突破地理界线形成‘扩大的亚洲’。日本和印度可以联手将美国 and 澳大利亚拉进‘扩大的亚洲’,形成涵盖整个太平洋的巨大网络,人员、物资、资本、智慧在开放透明的条件下自由往来。追求自由与繁荣是日印两个民主主义国家应负的重要责任”。² 正如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Kamiya Matake)指出:“虽然安倍首相在演讲中没有指名中国,但是通过两洋交汇加强日美印澳合作,联手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这一意图十分明显。”³ 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理论”;2013年,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日本归来”(“Japan Is Back”)的演讲,均以“两洋交汇”为口号,呼吁价值观相同的民主国家“紧密合作共同维护海洋这一全球公域”。⁴ 当时正值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关系极度恶化时期,安倍暗指中国在东海的威胁,号召各个海洋国家加以抵制。这个时期,日本的“印太”概念,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战略遏制中国的一面十分突出。因此,日本提出“印太”概念的最初动机,毫无疑问是针对不断崛起的中国。

日本提出“印太”概念的最初动机,毫无疑问是针对不断崛起的中国。

2016年,安倍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与之前的“印太”概念相比,“印太战略”显著的变化是提出了互联互通,即“三大连接”,而且明确划定地域范围。“印太战略”的第二大支柱是要统筹亚非两大陆和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在以东亚为起点远至南亚、中东、非洲大陆区域内,推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前所述,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印太地区海陆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深感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生动摇。因而,日本急于构建由日本主导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秩序。但是,安倍提出“印太战略”以来,除美、印、澳有所响应外,其他国家并不积极,

1 [日]神谷万丈『『競争戦略』のための『協力戦略』——日本の『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構想)の複合的構造——』。

2 「二つの海の交わり」(インド国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演説)、日本外務省、2007年8月22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 2020年4月16日登录。

3 [日]神谷万丈『『競争戦略』のための『協力戦略』——日本の『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構想)の複合的構造——』。

4 Abe Shinzo, Statesmen's Forum,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2, 2013. Transcript available at: 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2202_PM_Abe_TS.pdf.

特别是地处两洋交汇点的东盟国家对“印太战略”中的“战略”一词较为反感。“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东盟对“选边站队”有顾虑，因而提出了东盟自己的“印太合作”理念，强调经济合作而非安全保障。¹另外，安倍的“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虽然反复强调“高质量”，却迟迟拿不出吸引人的项目，有名无实，²这也是安倍的“印太战略”未能有效打开局面的重要原因。

2018年，中日两国总理互访有力推动了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在这个过程中，遏制和排斥中国的“印太战略”逐渐转变为可与中国合作的“印太构想”。2018年1月22日，安倍首相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称：“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以广阔的海洋为舞台，享受着富裕和繁荣，而航行自由和法治是基础。这片海域在未来也必须是平等地给人们带去和平与繁荣的公共产品。按照这个大方向，我们也可以和中国合作，以满足亚洲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³ 安倍的发言表明了“印太战略”下日本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他还就中日关系称：“日本与中国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负有重要责任，是不可分离的关系，应从大局出发，与中国发展稳定和友好的关系，以回答国际社会的期待。”⁴ 之后，日本开始摸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方式，提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战略”一词逐渐被“构想”代替。2018年11月，安倍在对中国正式访问之后，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⁵ 2019年1月28日，安倍首相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称：“要把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阔海空，建设成为普惠所有国家的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日本希望与共享这一构想的所有国家携手合作，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⁶ 这里出现“构想”一词，并删去了“与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手”的内容。日本共同社论说委员冈田充（Okada Takashi）指出，中日关系正处于不断改善的

1 [日]大庭三枝「インド太平洋は誰のものかASEANの期待と不安」、『外交』第52巻、2018年11—12月、43—44頁。

2 [日]河合正弘「『一带一路』構想と『インド太平洋』構想」、『World Economy Report』第2巻、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https://www2.jiia.or.jp/RESR/column_page.php?id=348#pagetop，2020年4月18日登录。

3 「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18年1月22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2020年4月15日登录。

4 同上注。

5 2018年11月6日，安倍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时，将“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战略（Strategy）改称为构想（Vision）。《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11月13日，<https://r.nikkei.com/article/DGXMZO37648990S8A111C1PP8000?s=5>，2020年4月15日登录。

6 「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19年1月28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html，2020年4月15日登录。

关键时期，日方不想给中国造成在战略上对抗的误解。¹ 安倍首相还就中日关系称，“去年² 秋天访华之后，日中关系已经完全回到正常轨道，今后两国将‘在国际规则下由竞争走向协调’‘互不构成威胁’‘共同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把日中关系推上一个新的阶段”。³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1月日本外务省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三大支柱的宣介，不仅删除了“共同价值观国家联手”方面的内容，而且特别标注，这是“开放包容的概念，不排除任何国家；不设立新的机制、也不替代或弱化现有地区合作机制”。⁴

2019年3月27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首相就日本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具体行动表示，在满足“对沿线国家合理提供贷款，确保相关国家财政的健全性、项目的开放性、透明性和经济性”的前提下，⁵ 日本期待与中国深化第三方市场合作。

基于上述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有日本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太构想”都强调互联互通，而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十分庞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2016—2030年的15年间，亚洲发展中国家所需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为26万亿美元，年平均需求1.73万亿美元。⁶ 根据20国集团授权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平台（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预测，到2040年，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将达到1.7万亿美元。⁷ “一带一路”和“印太构想”的投资加起来，也无法满足以上需求。两者与其相互抗衡，不如携手共同开发。⁸

日本政策大学校长田中明彦（Tanaka Akihiko）指出，日本媒体往往把“印太战略”宣传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这是将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为目标的日本外交战略短小化和近视的看法。就印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1 [日] 岡田充「安倍首相が封印した『戦略』の2文字——訪中前に中国への刺激避ける?」、Business Insider Japan、2018年10月26日，<https://www.businessinsider.jp/post-178169>，2020年4月15日登录。「首相 中国に配慮? 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を『構想』と表現」、「毎日新聞」、2018年11月19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81120/k00/00m/010/123000c>，2019年12月15日登录。

2 作者注：即2018年。

3 「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4 日本外務省「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

5 日本参议院、2019年3月27日，<https://www.webtv.sangiin.go.jp/webtv/detail.php?sid=5168&type=recorded>，2020年4月13日登录。

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Asia’s Infrastructure Needs,” Feb 2017,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infrastructure-needs>, 2020-04-16.

7 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t Current Trends and Need,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https://outlook.gihub.org/region/Africa>, 2020-04-17.

8 [日] 石川幸一「一带一路構想とインド太平洋構想：求められる連結性分野での相互補完」、世界経済評論、2019年12月16日，<http://www.world-economic-review.jp/impact/article1577.html>，2020年4月18日登录。

展而言,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庞大,“印太战略”不应该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而应建立协调关系。¹

(二) 中国不断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方式

2018年,中日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前列。目前,中国不仅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双边合作,而且开始探索多边途径。继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之后,中国又同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14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涵与“一带一路”双边合作是一致的,但是形式转向三边、甚至多边。由此也可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不排斥规则,但并不局限于规则导向,而是采取发展导向的策略,倡导更加开放务实和灵活多样的制度形式”。²

习惯于规则导向的日本,针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合理性、相关国家财政健全性”的四项标准,作为日方参与合作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和标准,优化合作方式。2018年4月,中国成立统筹对外援助事业的部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加强援外工作的政策谋划和统筹协调。2018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一方面总结过去5年的成果,同时强调“要使‘一带一路’向高质量方向发展”“要使企业的投资行为规范化,从事遵守法律法规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³在2019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这些政策调整得到进一步阐述。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提到《“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这是中国财政部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表的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制定的符合“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和发展实践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

1 [日]田中明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の射程』、『外交』第47卷、2018年1—2月、36—39頁。

2 钟飞腾:《“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与进展评估》,《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3 《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年8月27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7/c_1123335396.htm, 2020年2月15日登录。

4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上的主旨演讲》。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构想”

201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办了主题为“全球变局下的中日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虽然研讨会议题十分广泛,但是日方与会的政治家、国会议员、驻华大使、经济界代表、著名学者,无一例外聚焦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中方赞同把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包容发展的重要抓手,致力于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¹研讨会上,日方学者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是否可以共存的问题。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Takahara Akio)指出:“如何进一步加强日中关系,我最关注的是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和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是否可以共存共荣。两个构想既有战略层面的考虑,也有经济层面的考虑。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侧重点不同,日本更重视经济,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也重视经济。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实行开放性、透明性、不增加对象国的财务负担,那么日本就可以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平台上合作。同样中方也可以向日方提出条件,中国也可以在‘印太构想’的平台上与日本合作。”²田中明彦指出,由于中方明确表示“遵守国际规则 and 标准,尊重各国的法律和法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从而也能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并没有要对外输出发展模式的意图”。³

日本的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敏锐把握形势变化,已经迅速做出判断。实际上,中国的政策指向一直非常清晰,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可谓一脉相承。自2013年起,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国际公开场合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中国从拥抱全球化的角度,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与其他国家利益共享的新型国际合作平台。这些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政策宣示,针对内部,在2015年10月政治局学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2018年5月15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要凝聚各方共识,规划合作愿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协商、合作,推动

1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上的主旨演讲》。

2 [日]高原明生:《对日中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第21页。

3 [日]田中明彦:《国际大变局下的日中合作——兼谈日美贸易摩擦的启示》,第19页。

‘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¹

如今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同处亚洲的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具有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任务。中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开放

中日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多边主义等国际秩序原则方面拥有广泛利益和共同立场,共同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应是两国追求的目标。

型世界经济、多边主义等国际秩序原则方面拥有广泛利益和共同立场。中国政府日益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推进全球治理、共享发展机遇的新型国际合作平台。中方也乐见日本提出的“印太构想”正在淡化排斥异己的地缘政治色彩,致力于成为推进国际合作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²共同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应当是中日两国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几千年中华文化深厚底蕴提出的宏大蓝图,从古代的“丝路精神”到今天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价值取向,确实有别于西方打造的地缘政治战略、军事同盟、相同价值观国家联手制定规则秩序等狭隘观念。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起初完全不能理解“一带一路”构想的宏大意义,犹如不能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其中除了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偏见,也有文化差异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一带一路”的初期成果刺激了“印太战略”的产生,应当看到“印太战略”除了地缘战略竞争的一面,其强调“互联互通”的内容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中日关系的改善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诉求推动日本的“印太战略”转变为“印太构想”,地缘竞争色彩逐渐淡化,更多地强调务实合作。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进一步认同。日本智库也对政府建议,与其在外面说三道四,不如参与其中帮助改善,从正面发挥作用。³“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对于日方提出的合作条件,只要对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中方应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善意接受。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应当集结全人类的智慧。“一带一路”蓝图不可能一笔画就,特别是在“工笔画”阶段,日本的意见和建议将非常具有建设性,这在若干年之后将会得到印

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新华网,2018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15/c_1122836914.htm, 2020年5月20日登录。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让中阿友谊如尼罗河水奔涌向前》,人民网,2016年1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20/c64094-28068550.html>, 2020年5月20日登录。

3 [日]河合正弘『「一带一路」構想と『インド太平洋』構想』。

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能否共存，还可以从习近平主席这段话中找到答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事物，在合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一定能增进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¹

1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4月10日，海南博鳌），新华网，2018年4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c_1122659873.htm，2020年2月20日登录。